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補遺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史啟榮

文選補遺卷二十三

元　陳仁子　輯

書

遺燕將書

鮑氏曰按此書以齊閔為宣王蘇代為蘇秦事時不合如此者甚衆得無後人傳錄之謬至於此章引栗腹之事說聊城之將則非後人謬矣蓋好事者聞約矢之説惜其書不存擬為之以補亡而其人意氣横溢肆筆而成不暇檢校細處此史及太史公愛其千里而畧其牝牡驪黃至於今二千歲莫有知其非也

○西山真氏曰按燕將堅守聊城此人臣之節

也魯連子特為齊計耳故勸之以休兵歸燕又勸之以叛燕歸齊皆非所以為訓讀者不可眩於其文而不察

魯仲連

本傳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

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即濟之淮北泗上）魏攻平陸（平陸邑名在西界兗州府）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即聊城之地也言齊無南面攻楚魏之心以為南陽平陸之害小不如聊城之利大言必攻之）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此時秦與齊和故云衡秦之勢成也）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謂棄楚所攻之泗上也又斷絕魏之所攻齊右壤之地平陸是也言

右壤斷棄而不能救志在攻聊城而定濟北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索隱曰交者俱也前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今二國之兵俱退而燕救又不至是勢危也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徐廣曰此事去長平十年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僇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正義曰如墨翟守宋却楚軍食

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正義曰言孫臏能撫士卒士卒無二心能見於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索隱曰言既養百姓又資說士終擬强國也劉氏云讀說士為銳士意雖明不如依字也矯國更俗索隱曰欲令燕將歸燕矯正國事改更弊俗也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索隱曰亡音無言若必無還燕意則捐燕而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延篤註戰國策云陶朱公也衛靈公子

荆非也王劭云魏冉封陶商君姓衛富比陶衛謂此云爾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鈎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

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王之過而為五霸首正義曰按齊桓最初得周襄王賜文武胙形弓矢大輅故為五霸首也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索隱曰曹沫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索隱曰枝猶擬也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

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絶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

遺樂間書 閒毅子也自惠王謝毅毅往來為燕趙客卿燕遂用間

燕惠王 王用栗腹計伐趙間曰不可不聽遂敗間奔趙王悔遺書

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絶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

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令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令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

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

心故遠近無興辭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修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絶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絶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修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間來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予淮南王書

薄昭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孝文初即位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常謂上大兄怨辟陽侯自袖金椎椎之文帝赦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文帝重自切責之令帝舅將軍薄昭予書諫數之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不欲使錯在王國大王不肯皇

帝卒易之也卒終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骫骫曲也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冢真定屬謂委棄也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乃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

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謂請守母冢自為名節而表異行用此矜高於兄）幸臣有罪大者

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劒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矣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頃王高帝兄仲也匈奴入代不能守高帝奪其國退為郃陽侯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

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大上（天子也）不可得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言各有所亡而坐其罪）令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為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言諸侯王之相欲委罪於在下小吏而身不干豫之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為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下笑以

羞先帝之徳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吕氏之世未甞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徳驕盈行多不軌追念罪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内常安願熟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

與從弟書安國侍中也

孔臧

臧報侍中相知忿俗儒淫辭冒義有意欲校亂反正由來久矣然雅達博通不世而出流學守株比肩皆是衆口非非正將焉立每獨念至此夙夜反側誠懼仁弟道非信於世而以獨知為愆也人之所欲天必從舊章潛於壁室正於紛擾之際欻爾而見俗儒結舌古訓復申豈非聖祖之靈欲令仁弟讚明其道以闡其業者哉且曩雖為今學亦多所不信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至然也何圖古文乃自百篇耶如堯典說

者以為堯舜同道弟素常以為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及成王道雷風周公信自在俗儒羣驅狗吠雷同不得其髣髴惡能明聖道之真予知以今雖古之隸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並為之傳云其餘錯亂文字摩滅不可分了欲垂待後賢誠合先君闕疑之義顧惟世移名制改變文體義類轉益難知以弟博洽温敏既善推理又習其書而猶尚絶意莫肯垂留三思縱使來世亦有篤古碩儒其若斯何嗚呼惜哉先王遺典缺而不補聖

祖之業分半而泯後之君子將焉取法假令顔閔不歿

游夏更生其豈然乎其豈然乎不得已已貴復申之

奏記霍光 奏進也記書也前漢書待詔鄭朋奏記於蕭望之奏記自朋始也

丙吉 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入為光禄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云

云

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

早崩亡嗣海内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

後（雖無嫡嗣旁立支屬令家廟有奉故云大誼）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恐危社稷故廢黜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於民閒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出郡邸獄歸在外家史氏後入掖庭耳）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蓍龜豈宜褒顯先使入侍（侍太后）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其議遂尊立皇

曾孫遣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於掖庭

遺李軼書 愚曰事君者量而後入夫以絳衣大冠之將軍較諸臨朝愧汗者軼皆親見之事之成否有不待量而知者乃甘為更始將何邪王陵之母能識廢興軼父號通星歷軼嘗問之否邪復書之語徊徨進退亦何晚乎光武發其書而致之死視高祖之斬丁公亦譎矣

馮異 本傳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

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 孔子家語曰孔子觀周明堂四門之墉有堯舜桀紂之象謂從者曰明鏡所以察形古事所以知今 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 史記微子名啓紂之庶兄周武王代紂微子乃持祭器肉袒面縛造於軍門武

王乃釋其縛復其位項伯名纏項籍之季父素善張良高祖因良與伯結婚項籍謀害漢王伯以身翊蔽之籍誅乃歸漢也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少帝孝惠後宮之子名弘惠帝崩周勃以弘非惠帝之子乃黜之迎立代王昭帝崩無嗣霍光乃迎立武帝孫昌邑王賀賀無道光廢之而立宣帝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興廢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茍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間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長安謂更始季文李軼字言軼與更始疏遠獨居一隅理難支久欲其早圖去就令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時更始大臣張卬

屠建隗囂等以赤眉入關謀刼更始歸南陽是大臣乖離也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是故蕭王跋涉霜雪經營河北方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喻史記古公亶父修后稷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戎狄攻之不忍戰其人乃與其私屬去邠止於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山之下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亟急也古人即謂微子項伯等轉禍為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結死生之約同榮枯之計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惟深

達蕭王頗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皋已東十三縣及諸屯聚皆平之降者十餘萬

與隗囂將楊廣書 愚曰援能以陛戟謍蹕知公孫述之不足與有為則囂之無成豈無見者而乃以伯春為質脅之世之志大殆有不顧此者矣

馬援

春卿無恙 春卿楊廣字 前別冀南 天水冀縣也 寂無音驛援閒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為天下表的 表猶標也言為標凖謂射的也言背畔之罪為天下所指射也 常懼

海内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游翁王元字也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間至河内過存伯春存猶問也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他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不可毁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

同分羹之事乎三木者謂桎梏及械也司馬遷曰衣赭關三木分羹謂樂羊也解見公孫述傳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陸陸猶碌碌也欲往附之將難為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謂欲封為朔寧王也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

之朝乎字林併畀正反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游浮也令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大人謂豪傑也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諍語朋友邪應有切磋骨曰切象曰磋言朋友之道如切磋以成器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腇咋舌叉手從族乎萎腇耎弱也萎於罪反腇乃罪反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

味矣（以食為喻）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商度也）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伯春囂子恂字）

誡兄子書（呂氏曰馬援還書戒其兄子以不可言人過失乃指杜保為天下輕薄子是先自言人過失矣家人之卦曰有孚威如終吉反身之謂也言欲家人信畏之必以身教而後可援不躬行冀家人之聽從難矣故不能謹密以其書示人事遂上聞致梁松之怨卒被譏謗言之不可不戒如此）

馬援（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阯還書誡之）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謂譏刺時政也）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說文衿交衽也詩云親結其褵褵婦人之褘也女施衿結帨爾雅褵綏也郭璞註即今香纓也儀禮父戒女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戒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輕重合宜）父

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鶩鴨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為言吾常為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季良名保時為越騎司馬伯高名述為山都長

與隗囂書愚曰光武得以收復隴蜀皆由先得河西援絶則勢孤矣夫隗囂竇融皆附光武者也竇融本心向漢而隗囂終叛蓋融知天命之所歸而囂不知者也竇氏數世榮貴而囂

隆身宜哉

竇融 融既深知帝意乃與隗囂書責讓之

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 謂漢遭王莽篡奪也 守節不回 回邪也 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為此也而忿悁之間 悁恚也 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 言違背光武也 委成功造難就 委棄也 去從義為橫謀 去從背山來也為橫通西蜀也 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

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言賊臣執政事者貪有其功而立此逆謀〕也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勢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闚道猶迷〔淮南子過道者如車輔不運於己而與轂致數千里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然猶從迷惑矣〕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文伯盧芳也〕夫負虛交而易強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如棄子徼功於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

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留子謂見住之子對伯春故曰留也自兵起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為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之體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為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為酸鼻宋玉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得宜實難左傳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憂人大過以德取怨詩曰不以我為德反以我為讎知且以言

獲罪也區區所獻惟將軍省焉覽不納

誡馬廖訓子弟書

憑曰古今貴戚多矣莫不以知禮而興失禮而喪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此也漢外戚如馬氏素守儉約觀楊終所言尚且如此況竇氏乎易家人有嚴君焉不嚴則有吝焉廖不嚴而寬宜哉

楊終

本傳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時太后兄衛尉馬廖謹篤自守不訓諸子終與廖交善以書戒之曰

終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見陸賈新語何者堯舜為之隄防桀紂示之驕奢故也詩曰皎

皎練絲在所染之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春秋殺太子母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公羊傳晉侯殺其太子申生曷為直稱晉侯曰以殺其太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劉攽曰註稱晉侯曰以殺其太子案今文當云曷為直稱晉侯以殺殺太子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為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其明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以道其志漢興諸侯王不力教誨多觸禁忌故有亡國之禍而乏嘉善之稱今君位地尊重海内所望豈可不臨深履薄以為至戒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廖子防及光俱為黃門郎孔子曰及

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也既無長君退讓之風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此兩人所出微緜灌等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之居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也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縱而莫誨視成任性馬防傳兄弟貴盛賓客奔湊四方畢至數百餘人皆為食客也鑒念前往可為寒心君侯誠宜以臨深履薄為戒廖不納

誡竇憲書

崔駰 本傳駰字亭伯涿安平人

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

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效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䀹幸得充下館序後陳（陳列也）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宏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申伯周宣王之元舅周公邵公皆輔佐周室也）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

稱為賢臣前漢書馮野王字君卿妹為元帝昭儀野王為左馮翊御史大夫缺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陰衛尉光烈皇后同母弟興也以謹敕親幸焉郯氏之宗非不尊也史丹封郯故云郯氏前書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為衛太子良娣成帝即位擢丹為長樂尉遷右將軍封為武陽侯封東海郯之武彊聚以舊恩見褒賞賜累千金陽侯之族非不盛也劉攽曰淮文侯當作平王鳳封陽平侯前書亦謂為陽平之王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惩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

而已外家當爲后家也二十者謂高帝呂后產祿謀反誅惠帝張皇后廢文帝母薄太后弟昭被殺孝文
帝竇皇后從昆弟子嬰誅景帝薄皇后武帝陳皇后也
廢衛皇后自殺昭帝上官皇后家族誅宣帝祖母史良
娣為巫蠱死宣帝母王夫人弟子商下獄死霍皇后家
破元帝王皇后弟王莽簒位成帝許皇后賜死趙皇后
廢自殺哀帝祖母傅太后家屬徙合浦平帝母衛姬家
屬誅昭帝趙太后發死是也四人者哀帝母丁姬景帝
王皇后宣帝許皇后王皇后其家族並全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
興肇自孝文前漢書竇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孝文時為吳相孝景時為詹事也二
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竇太后之弟長君少君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安
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竇融封為安豐侯內以忠誠自固外

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
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
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杅矜矜業業
無怠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

奏記東平王蒼

班固

將軍以周邵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號驃騎將軍也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三此者也

（雖耆與周公二人而已）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司馬相如喻蜀之詞）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豫在視聽之末私以螻螘竊觀國政誠美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聖之蹤（千載謂自周公至明帝時千餘載也先聖謂周公也）體宏懿之姿據高明之勢博貫庶事服膺六藝白黑簡心求善無厭採擇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負薪賤人也三畧云負薪之語廊廟之言）竊見幕府新開廣延羣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言士爭歸之怱遽也）將軍宜詳唐殷之舉察伊皐之

薦堯舉臯陶湯舉伊尹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於總覽賢才收集明智為國得人以寧本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明宣於當世遺烈著於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蓋清廟之光暉當世之俊彦也京兆祭酒晉馮結髮修身白首無違好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俗所莫及扶風掾李育育字元春見儒林傳經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階京兆扶風二郡更請徒以家貧數辭病去温故知新

議論通明康清修潔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韋平孔翟無以加焉韋賢平當孔光翟方進也流俗本平字作玄誤宜令考績以參萬事京兆督郵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績有絕異之效如得及明時秉事下僚進有羽翮奮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說苑趙簡子遊於西河而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加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亦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又曰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華周進鬬壞軍陷陣三軍不敢當至莒城下殺二十七人而死也涼州從事王雍躬卞嚴之節文之以

術藝卞嚴卞莊子也新序曰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齊與魯戰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初嚴與母處是以戰而三北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赴敵而鬬獲甲首而獻曰夫三北以養母也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殺十人而死論語孔子曰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涼州冠蓋未有宜先雍者也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為而後已孫卿子曰周公東征西國怨曰何獨不來也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後我宜及府開以慰遠方宏農功曹史殷肅固集殷作段達學洽聞才能絕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絕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

子所歎也秋猶時也論語山梁雌雉昔卞和獻寶以離斷趾離被也斷趾刖足也事見韓子靈均納忠終於沈身屈原字靈均納忠於楚終不見信自沈於汨羅之水而死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隆照微之明信日昃之聽信音申少屈威神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荆山汨羅之恨咨納之

與梁商書

李固

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眛公羊傳曰儀父者何邾婁

之君也何以稱字褒之也曷為褒之為其與盟也何休註春秋王魯託隱公為命王因儀父先與隱公盟假以見褒賞義貶無駭以閉利門春秋隱公二年經書無駭帥師入極公羊傳曰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曷貶疾始滅也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也前孝安皇帝內任伯榮樊豐之屬伯榮王聖女也外委周廣謝惲之徒開門受賂署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淨未能數年稍復墮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涸窮路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即位以來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羣下繼望劉攽曰案繼是

繼續之義不可施於此蓋本是繫字繫綴天下之望也可令中宮博簡嬪媵兼採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天意若有皇子母自乳養無委保妾醫巫以致飛燕之禍趙飛燕成帝皇后妹為昭儀專寵成帝貴入曹偉能等生皇子皆殺之明將軍望尊位顯當以天下為憂崇尚謙省垂則萬方而新營祠堂費功億計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以來災怪屢見比無雨潤而沈陰鬱決宮省之內容有陰謀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為祇畏加近者月食既於端門之

側既盡也端門太微宮南門也月者大臣之體也夫窮高則危太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移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心福謙忌盛是以賢達功遂身退全名養壽無有怵迫之憂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至禹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問曰昔堯化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子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化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無留吾事悒悒然耕不顧見呂氏春秋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固狂夫下愚不達

大體竊感古人一飯之報謂靈輒也況受顧遇而容不盡乎

與梁冀書

李固

天下不幸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存社稷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絶順帝崩冲帝立一年崩質帝一年崩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懐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

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且永初以來政事多謬地震宮廟彗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日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昌邑王賀武帝昌邑哀王子也昭帝崩霍光立自非博陸忠勇霍光封博陸侯前漢書音義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也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霍光名丞相以下議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大司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於是廢立遂定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惟此為大國之興衰在此一

舉

與胡廣趙戒書

李固

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文帝宣帝皆傑臣迎立能興漢祚）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為凶成事為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

與黄瓊書

李固 時公車徵瓊

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萬歲亭在令洛州故嵩縣縣西北武帝元年幸緱氏登大室聞山上呼萬歲聲者三因以名焉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論語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鄭玄註不為夷齊之清不為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迹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

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嘗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樊君樊英也事見英傳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宏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

規竇武書

盧植 本傳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時皇后父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布衣以武素有名譽乃獻書以規之

植聞嫠有不恤緯之事 左傳范獻子曰人亦有言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 漆室有倚楹之戚 琴操曰魯漆室女倚柱悲吟而嘯鄰人見其心之不樂也進而問之曰有淫心欲嫁之念邪何吟之悲漆室女曰嗟乎嗟乎子無志不知人之甚也昔者楚人得罪於其君走逃吾東家馬逸蹈吾園葵使吾終年不饜菜吾西鄰人失羊不還請吾兄追之霧濁水出使吾兄溺死終身無兄政之所致也吾憂國傷人心悲而嘯豈欲嫁哉自傷懷結而為人所疑於是褰裳入山林之中見貞女之木喟然

歎息援琴而絃歌以女貞之詞自經而死憂深思遠君子之情詩序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先之遺風焉夫士立爭友義貴切磋書陳謀及庶人詩詠詢于芻蕘詩大雅先人有言詢于芻蕘毛萇註芻蕘採薪也植誦先王之書久矣敢愛其瞽言哉今足下之於漢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縈論者以為吾子之功於斯為重天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前漢書賈山曰使天下戴目而視傾耳而聽謂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尋春秋之義王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卜筮左傳王子朝曰先王之命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

以德德均以卜古之制也令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見之何勳之有豈橫叨天功以為已力乎叨貪也左傳貪天功以為已力宜辭天賞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競強也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恒岳勃碣勃勃海也碣碣石山特多姦盜將有楚人脅比尹氏立朝之變左傳楚公子比恭王之子也靈王立子比奔晉靈王卒子比自晉歸楚立為君比弟公子棄疾欲篡其位夜乃使人周走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子比乃自殺王子朝周景王之庶子景王卒子猛立尹士周卿士立子朝奪猛位也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道之義內息貪利之

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彊幹弱枝之道也武並不能用

文選補遺卷二十三

文選補遺卷二十四

元 陳仁子 輯

書

諫袁術僭號書

愚曰袁氏舉兵名則以義實則以利苟利而已則視國家如墮甑視兄弟如仇讎而況於名號何顧卒以奔北憤死宜也孫策父子本附袁氏能一言以規僭號事亦可嘉哉而後卒不免自僭何世之假名竊號者紛紛也

孫策

董卓無道淩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播越宫廟焚毁是以豪傑發憤沛然俱起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脩文與之更始然而河北異謀於黑山謂袁紹為冀州牧與黑山賊相連曹操毒被於東徐劉表僭亂於南荆公孫叛逆於朔北正禮阻兵劉繇也玄德爭盟劉備也是以未獲從命櫜弓戢戈當謂使君與國同規而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完然自得貌懼非海内企望之意也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

罰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幼小脅於彊臣異於湯武之時也又闇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若輔而興之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安生京京生湯湯生逵逵生術凡五代為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為比宜效忠守節以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茍以悅主為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孰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憎茍有益於尊明

無所敢辭衎不納策遂絕之

戒子姪書愚曰語似蹈襲意更淳惻為人子弟何厭數聞如是之語耶以昶為東宮宮雖使太子日聞之未為無補如曰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二語尤人主聽諫之法

王昶初魏文帝在東宮為太子庶子其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冲深字道冲遂書戒之曰

夫人為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

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人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偽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

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沖虛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杅有銘几杖有誡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匄對秦客而武子擊之折其委笄惡其掩人也 國語曰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廋

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也擊之以杖折其委笄臣松之案對秦客者范燮也此云范匄蓋誤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為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彊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

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臣松之以為援之此誡可謂切至之言不刊之訓也凡道人過失蓋謂居室之愆人未之知則由己而發者也若乃行事得失已暴於世因其善惡即以為誡方之於彼則有愈焉然援誡稱龍伯高之美言杜季良之惡致使事徹時主季良以敗言之傷人孰大於此與其所誡自相違伐

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

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已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黙而自脩已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虛偽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為浮淺較可識别而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没熒惑當世挾持姦慝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為炯戒然所汙染固已衆矣可不慎歟世語曰黄初中孫權通章

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表偉以白衣登江上與椎交書求賂欲以交結京師故誅之
倫甘長饑於首陽安赴火於緜山雖可以激貪勵俗然
聖人不可為吾亦不願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
為名守慎為稱孝悌於閨門務學於師友吾與時人從
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
而有知其為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
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不願兒子為之伯益名奕郭嘉之子
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

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臣松之以為文舒復擬則文淵顯言人之失魏諷曹偉事陷惡逆著以為誡差無可尤至若郭伯益劉公幹雖其人皆往善惡有定然既交之於昔不宜復毀之於今而乃形於翰墨永傳後葉於舊交則違久要之義於子孫則揚人前世之惡於鄙夫懷深所不取善乎東方之誡子也以首陽為拙柳下為工寄旨古人無傷當時方之馬王不亦遠哉

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洿怯而義勇在朝忘

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昭先名嘏世為著姓夙智性成故鄉人為之語曰蔣氏翁任氏童父旌字子旗以至行稱漢末黃巾賊起天下饑荒人民相食寇到博昌聞旌姓字乃相謂曰宿聞任子旗天下賢人也今雖作賊豈可入其鄉耶遂相卹而去由是聲聞遠近州郡並招舉孝廉歷酸棗祝阿令嘏八歲喪母號泣不絕聲自然之哀同於成人故幼以至性見稱年十四始學疑不再問時學者號之神童遂過荒亂家貧賣魚會官稅魚魚貴數倍嘏取直如常又與人共買生口各雇八匹後生口家來贖時價直六十匹共買者欲隨時價收贖嘏自取本價八匹共買者慙亦還取本價比居者擅耕嘏地數十畝種之人以語嘏嘏曰我自以借之耳耕者聞之慙謝還地及邑中爭訟皆詣嘏質之然後意厭其子弟有不順者父兄竊數之曰汝所行豈可令任君知耶其禮教所化率皆如此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

其度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實道其處勢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

與桓秘書 愚曰甥舅之讓禮也而溫寵黜之是必大有不合於溫而託諸此耳

習鑿齒 晉書本傳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初鑿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為州從事及遷別駕以坐越舅右屢經陳請溫後激怒既盛乃超拔其二舅相繼為襄陽都督出鑿齒為滎陽太守溫弟秘亦有才氣素與鑿齒相親善鑿齒既罷郡歸與秘書曰

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懽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也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璅璅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

椒蘭清響生乎琳瑯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我想其為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為景升乎其風期俊邁如此是時温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

與嵇蕃敘離書愚曰如此離别蓋關大故非陽關一曲留連之比根萌未樹牙淺弦急能無懼乎蕃以友誼自念則彼奏韶聾俗此植根芳甃其能忘情否則伐木廢矣

趙至晉書本傳至字景真代郡人初至與嵇康兄子蕃友善及將遠適乃與蕃書敘離并

陳其

志

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嶽長謡夫以嘉遁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惟别之後離羣獨逝背榮讌辭倫好經迥路造沙漠雞鳴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登高遠眺則山川攸隔或乃回風狂厲白日寢光徙倚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内慷慨重阜之顛進無所由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

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而牙淺弦急每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此所以怵惕於長衢也又壯士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劒今將殖橘柚於玄朔帶華藕於修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颻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難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啟暉則身疲而遄征太陽戢曜則情劬而夕

愓肆日平隰則寥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掩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瘁矣然後知步驟之士不足為貴也顧景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厲龍嘯大野獸睇六合猛志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嶽蹴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吾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距靡加六翮摧屈自非知命孰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植根芳苑濯秀清流晞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渚仰蔭

游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艶色餌其後良疇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翺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與吾曹同大丈夫之憂樂哉去矣嵇生遠離隔矣煢煢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沈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紙意結知復何云

愚曰謂小吏之為耳目秪足為漁獵之資其偏聽生姦之慮與深矣

與范甯書

徐邈晉書本傳邈東莞姑幕人時豫章太守范甯欲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

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誠是足下留意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十五議曹欲何所敷宣邪庶事辭訟足下聽斷允塞則物理足矣上有理務之心則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昃省覽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

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蠹漁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為耳目也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君子之心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由歷試如有所毀必以著明託社之鼠政之甚害自古以來欲為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輿尸前史所書可為深鑒足下選綱紀必得國士足以攝諸曹諸曹皆是良吏則足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為監司則

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居崇何取於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顧與左右言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

報虞預書

愚曰沈抑不自拔而諸公稱譽之至顯榮臧文仲之於下惠其可愧矣

賀循

時楊方好學有才初為郡鈴下威儀諸葛恢奇之遣方為文薦郡功曹主簿虞預稱美之遂以示循

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胷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

逸羣耶閭處舊黨之中好有謙沖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衰道喪人物彫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冀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資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足下才為世英位為朝右道隆化立然後為貴昔許子將拔樊仲昭於賈豎郭林宗成魏德公於畎畝足下志隆此業二賢之功不為難及也

表

上銅馬式表 愚曰馬政國家之大務也馬援善用兵又精於相馬其有九方臯之巨眼

乎是法當與相經並行天地間

馬援 援好騎善别名馬於交阯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還上之因表曰

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 史記平準書曰以為在天莫如龍在地莫如馬 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别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 伯樂秦穆公時善相馬者也桓寛鹽鐵論曰騏驥負鹽車垂頭於太行之坂見伯樂則噴而長鳴 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儒長儒傳茂

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輙有驗效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東門姓也京名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羇中中帛氏口齒謝氏唇鬐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法援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兩孔間也上唇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頷下欲深下唇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

百里牙劒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賺欲小本肋欲長懸薄欲厚而緩懸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而長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鞘音居奇反○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為名馬式焉

後出師表

迂齋樓氏曰一篇首尾多是説事不可已之意所以不可已者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也血脉聯屬條貫統紀森然不亂宜與前表兼看○愚曰國讎必報國耻必雪故古人用兵有為弔民伐罪出者湯武是也有為復讎刷耻出者光武是也孔明之用蜀亦難矣今年出祁山明年出五丈原蓋其勢有不容已者讀出師前表賢邪臧否見孔明識治國之大規讀出師後表偏安兩立見孔明識立國之大本比之宴安江左者豈知孔明心事哉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

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絶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

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鋭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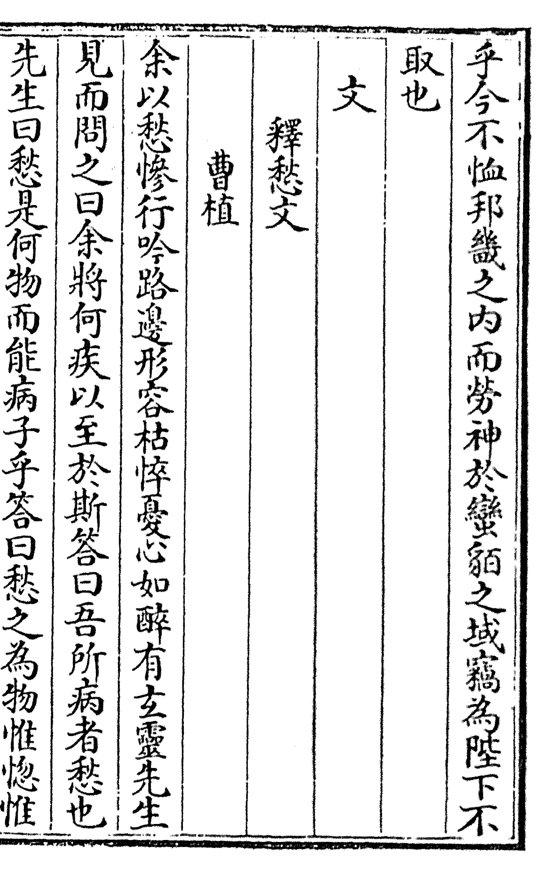
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諫伐遼東表

曹植

臣伏以遼東負阻之國勢便形固帶以遼海今輕軍遠攻師疲力屈彼有其備所謂以逸待勞以飽待饑者也以臣觀之誠未易攻也若國家攻而必剋屠襄平之城懸公孫之首得其地不足以償中國之費虜其民不足以補三軍之失是我所獲不如所喪也若其不拔曠日持久暴師於野然天時不測水濕無常彼我之兵連於

城下進則有高城深池無所施其功退則有歸塗不通道路纎好東有待釁之吳西有伺隙之蜀吳越東南則荆揚騷動蜀應西境則雍凉三分兵不解於外民罷困於内促耕不解其饑疾蠶不救其寒夫渴而後穿井饑而後殖種可以圖遠難以應卒也臣以為當今之務在於省徭役薄賦斂勤農桑三者既備然後令伊管之臣得施其術孫吳之將得奮其力若此則太平之基可立而待康哉之歌可坐而聞曾何憂於二敵何懼於公孫



乎今不恤邦畿之内而勞神於蠻貊之域竊為陛下不取也

文

釋愁文

曹植

余以愁慘行吟路邊形容枯悴憂心如醉有玄靈先生見而問之曰余將何疾以至於斯答曰吾所病者愁也先生曰愁是何物而能病子乎答曰愁之為物惟惚惟

恍不名自來推之則往尋之不知其際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長夜或羣或黨去來無方亂我精爽其來也難進其去也易追臨飡困於哽咽煩寃毒於酸嘶加之以粉飾不澤飲之以兼肴不肥温之以金石不消摩之以神膏不希授之以巧笑不悅樂之以絲竹增悲醫和絶思而無措先生豈能為我著龜乎先生作色而言曰余徒辯子之愁形未知子愁所由生我獨為子言其發矣今大道既隱子生末季沈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纓彈冠諂

趣榮貴坐不安席食不終味遑遑汲汲或憔或悴所鬻者名所拘者利良由華薄雕損正氣吾將贈子以無為之藥給子以淡薄之湯刺子以玄虛之針灸子以淳朴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牀使王喬與子而逝黃公與子詠歌而行莊生與子具養神之餟老明與子致愛性之方趣避路以棲迹乘輕雲以翺翔於是精駭魂散改心回趣願納至言仰崇玄度衆愁忽然不辭而去

弔莊周文

嵇含 晉書本傳含字君道時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莊周於室廣集朝士使含為之讃含援筆為弔文文不加點

帝壻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賢彥圖莊生垂綸之象記先達辭聘之事畫真人於刻桷之室載退士於進趣之堂可謂託非其所可弔不可讃也其辭曰

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清窮玄極曠人偽俗季真風既散野無訟屈之聲朝有

爭寵之歎上下相陵長幼失貫於是借玄虚以助溺引
道德以自奬户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象今王生沈
淪名利身尚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巖石之溜
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産於皇衢畫兹象其焉取嗟乎先
生高迹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死寄彫楹之屋託非其所
没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

檄

諭青徐檄

愚曰人惟理之正者言亦振讀伏隆此檄詞嚴義直足以風動青徐真若掉三

寸舌而下齊七十城者

豈止愈頭風而已哉

伏隆本傳隆字伯文時張步兄弟各擁彊兵據有齊地拜隆為大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

隆移檄告曰

乃者猾臣王莽殺帝盜位宗室興兵除亂誅莽故羣下推立聖公以主宗廟而任用賊臣殺戮賢良三王作亂盜賊從横忤逆天心卒為赤眉所害皇天祐漢聖哲應期陛下神武奮發以少制衆故尋邑以百里之軍潰散於昆陽王郎以全趙之師土崩於邯鄲全趙謂舉趙之地大彤

高胡望旗消靡鐵脛五校莫不摧破梁王劉永幸以宗室屬籍爵爲侯王不知厭足自求禍棄遂封爵牧守造爲詐逆今虎牙大將軍屯營十萬已拔睢陽劉永奔迸家已族矣此諸君所聞也不先自圖後悔何及青徐羣盜得此皆降○三王

註見聖公傳

討桓玄檄愚曰劉裕之興晉也辭何其壯其篡晉也志何其奸故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其失之劉裕乎

劉裕桓玄篡位衆推裕爲盟主以孟昶爲長史摠後事檀憑之爲司馬百姓願從者千餘

人軍次竹里

移檄都下曰

夫成敗相因理不常泰狡焉肆虐或遇聖明自我大晉屢遘陽九隆安以來皇家多故貞良弊於豺狼忠臣碎於虎口逆臣桓玄敢肆陵慢阻兵荆郢肆暴都邑天未忘難凶力寔繁踰年之間遂傾皇祚主上播越流幸非所神器沈辱七廟毁墜雖夏后之罹浞殪有漢之遭莽卓方之於茲未足為喻自玄篡逆於今歷載彌年亢旱人不聊生士庶疲於轉輸文武困於版築室家分析父

子弃離豈惟大東有杼軸之悲摽梅有傾筐之怨而已哉仰觀天文俯察人事此而可存孰有可亡凡在有心誰不扼腕裕等所以叩心泣血不遑啟處者也是故夕寐宵興搜奬忠烈潛構崎嶇過於履虎乘機奮發義不圖全輔國將軍劉毅廣武將軍何無忌鎮北主簿孟昶兖州主簿魏詠之寧遠將軍劉道規龍驤參軍劉藩振威將軍檀憑之等忠烈斷金精貫白日荷戈俟奮志在畢命益州刺史毛璩萬里齊契掃定荊楚江州刺史郭

昶之奉迎主上宫于尋陽鎮北將軍王元德等並率部曲保據石頭揚武將軍諸葛長人收集義士已據歷陽征虜參軍庾賾之等潛相連結以為内應同力恊契所在蟲起即日斬偽徐州刺史安成王修青州刺史弘義衆既集文武爭先咸謂不有一統則事無以緝裕辭不獲命遂總軍要庶上憑祖宗之靈下罄義夫之節翦馘逋逆蕩清京華公侯諸君或世樹忠貞或身荷爵寵而並俛眉猾豎無由自效顧瞻周道寧不弔乎今日之舉

良其會也裕以虛薄才非古人受任於既頽之運契接於已替之機丹誠未宣感慨憤激望霄漢以永懷眄山川以增佇投檄之日神馳賊庭

文選補遺卷二十四